



經世環應編第八卷

武水錢繼登爾先父輯

料事類

知彼知己百戰百勝非獨臨陣也凡事皆有彼
己焉善計者能用己之所不足不善計者每乘
彼之所有餘天下無不可料之事而識圍之矣
智域之矣私見短臆替之矣一室之內照徹千
里不待豪智哉爲料事第八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吾掌其北門之管若

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我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基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果敗于殽

魏伐趙趙急請救于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于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于外老弱罷于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大破梁軍

秦伐韓軍于闕趙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于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

難得趙奢
更難得許
歷知死不
懼忘身為
國可謂名
將

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闕與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命許歷曰請就鈇質誅之趙奢曰胥後令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

秦敗韓修魚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
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于秦賂以
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
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于秦楚王聞之大恐召
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
都邑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
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召四境之內
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
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
爲鴈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
能聽我絕和于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
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
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
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言其情
韓王聞之大悅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
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
輕絕疆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
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

韓此必陳軫之謀也韓王不聽遂絕于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楚救不至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爲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非其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于境日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邯鄲之難趙求救于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段于綸曰勿救則我不利田侯曰何哉對曰夫魏氏兼邯鄲其于齊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軍于邯鄲之郊段于綸曰臣之求

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于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敝魏邯鄲拔而承魏之敝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

高帝拜韓信爲大將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也

項王喑鳴啐嗟千人俱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姍姍人有病疾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剗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都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劫于威強服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

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萬餘人惟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
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不
李左車說成安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
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
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
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
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
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
前不能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
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
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
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
其實不能千里襲我亦已罷矣今如此避弗擊後有
大者何以拒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
策後果敗死

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騎馳上書願發城
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
數日不決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

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
言 曾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明
通小臣罷癯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無
讓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
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
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
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惟陛下勿
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
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仇之兵非解急之用也上曰

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反合不能久
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日不
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矣

孝景三十吳楚反以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
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
可制上許之太尉旣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之曰將軍
能用臣之言乎太尉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懷輯
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間置人于殺龜阬陘之
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

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搜殺龜問果得伏兵乃請涉爲護軍太尉至會兵滎陽堅壁不出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太尉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亦不許詔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數挑戰終不出一夜軍中驚相攻擊擾亂至于帳下太尉終臥不起後吳奔壁東南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旣餓乃引而去太尉出

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走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斬吳王頭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

虞詡遷爲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于陳倉嶺谷詡卽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

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臆見弱吾今示強勢有
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
亭數十日詔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
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詔于是使二十強弩
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詔因出城奮擊多所
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
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詔計賊當退
乃潛遣五百餘人于淺水設伏俟其走路虜果大奔
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潰散

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
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單騎將軍韓增諸
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根憚士僕戴長樂問蕭望
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
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
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
海內欣然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
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
無功宜遣使者吊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

經世環原錄 卷八
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
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
國

宣帝卽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竝起二千石
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可用上以
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
見不副所望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
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
霑聖化其民困于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

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
也上聞遂對甚說荅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臣
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
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
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
發兵以迎遂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
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
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亦皆罷渤海又多
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

盜賊于是悉平

陳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竝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于鼓洪鑪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于他大兵合聚強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亂階

後來董曹
紛起皆如
所料

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

梁州賊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國竟不能拔賊衆疲敝自解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迫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鬪蜂蠆有毒况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

此時董卓
之惡未形
而嵩先有
此功

光武自西征隗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會召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進兵有必破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且遂進軍囂衆大潰

鍾會攻姜維維還守劔閣鄧艾上言今日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

還趣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入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于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箋詣艾請降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陸遜爲大都督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縢爵賞

誘動諸夷使將軍吳班將數千人于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捐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于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死臣雖不才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威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

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諸將竝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阻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吳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劉寧等窮逼請降備遁入白帝城

陸抗之鎮荊州也以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于中以絕寇叛羊祜欲因作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

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兵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曹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祇足以爲吾奉也

袁尚袁熙奔遼東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丸或說操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來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康卽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操還而康斬送尚熙等首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

守毋丘興將之官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

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于事與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代郡大亂三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曹公曰非裴文行不可乃授潛精兵以鎮撫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單于

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略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諸郡中大吏與單于爲表裏者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召還公問曰何以治代潛曰潛于百姓雖寬于諸胡爲峻今繼者必以潛爲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旣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臣計代必復叛

曹操將征烏丸先辭田疇署司空戶曹掾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澇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

不得進操患之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
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
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
可從今虜將以大軍不得進未免懈弛若默回軍從
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虛空之地掩其不備蹋頓之
首可不戰而擒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于
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候秋冬乃進遂
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
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操
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

呂蒙至潯陽魯肅過其屯下不欲見蒙或說肅曰呂
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乃往請
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隣將何計以
備不虞肅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關
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預定因爲肅畫五策曰羽勇
而義勇則難以力取義則不可間入然頗自負好陵
人獨有可以計襲耳蒙以爲宜進諂言頌其功德使
其志昏過自卑損望風避讓使其志盈一意修好解

備弛禦使其防疎境土之民時加恩澤使其衆攜老成却退豎立新進使其意玩此五策者固必擒之術也肅愕然曰君計則妙矣非其至也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將輔協與之同讎不可失也蒙曰不然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愁于操何賴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蒙等尚存耳今不于強壯時圖之一旦先犬馬填溝壑雖欲陳力其可得耶肅無以荅退而嘆曰國家若用子明之計關羽可擒曹操終不可破也君子謂肅可謂知大計矣

遼東太守公孫淵反帝乃徵司馬懿詣京師問曰君度其作何計懿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拒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曰今其計將安出懿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已預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百日爲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師淵果遣步騎數萬阻險堅壁而守以距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賊之南賊盡

銳赴之懿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又傍遼水作長圍欲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耻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軍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兵圍之初淵聞魏師之出也請救于孫權權遺淵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竝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何也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于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吾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

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固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旣而雨止遂合圍其土山地道楯櫓鉤橦發矢石雨下淵攻南圍突出懿縱擊攻之斬于梁水之上

夏侯楸鎮長安諸葛亮在南鄭與羣下計事魏延進說曰夏侯楸少主婿也狂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楸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

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關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餘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昔韓信與漢祖分道而出會于滎陽卒鋤強楚此今日之勢也姜維亦曰襲人之國將勇者勝延可使也亮以爲縣危不如安從垣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竟制而不許延謂亮爲怯痛恨已才用之不盡拊膺嘆曰諸葛公空負大名而膠于權數使北賊不除漢祚不復可爲痛心扼腕者也

吳諸葛恪圍合肥而蜀姜維亦出圍狄道東西告急
司馬師憂之問虞松曰吳蜀作難二方多故而諸將
意阻如之何松曰王勿憂也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
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或似強而弱不可不察也
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
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
之不徑進乃王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懸軍應恪投
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併力于東西方必虛
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君倍道急趨出其不意殆
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
之圍敕母丘儉等按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
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而恪久攻不下遂引兵
還皆如松所策

武陵部從事樊佃誘導諸夷國以武陵屬劉主羣臣
請以萬人討之弗聽特召問潘濬以爲五千兵往可
擒佃吳主曰卿奈何輕之甚也濬曰佃是南陽舊姓
頗能弄唇吻而實無辦幹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佃昔
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

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吳主大笑而納其言，卽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濬語曰：吾有以報拭面之恩也。

曹操與袁紹相拒，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疆，田豐許攸爲之謀，審配逢紀任其事，顏良文醜統其兵，未易克也。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法，必不能縱，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五年，操保官渡。

紹圍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多叛歸紹。操與彧書，議欲還許，以致之。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與公決勝，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先退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奔操。說操潛兵燒其輜重。

紹遂以敗紹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操北
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
津若將渡河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
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遂斬顏良解白馬
之圍紹軍至延津斬文醜醜與良紹名將也再戰悉
擒之紹軍奪氣而田豐以諫見誅皆如或策

曹公討譚尚于黎陽連戰數克諸將議曰袁紹新死
二子不相能每戰輒破氣衰力盡內外失守乘勝攻
之此成禽耳失此不圖兄弟既和將士効命恐未易

攻耳語曰日中必筭操刀必割日中不筭是爲失時
操刀不割失利之期願急圖之郭嘉曰不然袁紹愛
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鬪其
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保緩之而後爭則心生諸君不
見狗乎狗方共食卒聞履聲則迎門而吠雖食不顧
踪滅聲息則相嚙而爭矣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
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公曰善遂
移兵而南軍至西平二子果爭冀州

曹公之東征也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

此曹袁成
敗之大機
也

而退失所據公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劉備新
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卒
東擊備田豐果說紹曰虎方捕鹿熊據其穴而啖其
子虎進不得鹿而退不得其子今操自征備空國而
去將軍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騁良
弓勁弩之勢直指許都擣其巢穴百萬之師自天而
下若舉炎火以焦飛蓬覆滄海而沃漂炭有不消滅
者哉兵機變在斯須軍情捷于桴鼓操聞必舍備還
許我據其內備攻其外逆操之頭必懸麾下矣失此
不圖操得歸國休兵息民積穀養士方今漢道陵遲
綱紀弛絕而操以梟雄之資乘跋扈之勢恣虎狼之
慾成篡逆之謀雖百道攻擊不可圖也紹辭以子疾
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故
失其會惜哉

曹操之逆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下
畏其強操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綉而綉敗操軍于宛
紹益驕與操書其辭悖慢操大怒出入動靜變于常
衆皆謂以失利于張綉故也鍾繇以問荀彧或曰公

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待操問之。操乃以紹書示。或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及。何如。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雖強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惟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明公豁達不拘。惟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

至仁待人

此言推譽

過當

寡能好聞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効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強。其何能爲。操悅。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北引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敢相一。惟韓遂馬騰最強。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

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
操乃表繇持節都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
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遂各遣子入侍

劉裕攻燕秦王姚興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隣好今
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
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
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
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
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

遽爾荅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
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
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
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
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
以救人耶八月封融詣劉裕降初秦王興遣衛將軍
姚疆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于洛陽并兵以
救南燕及爲勃勃所敗追疆兵還長安韓範嘆曰天
滅燕矣

晉太始中以馬隆爲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
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
每有西顧之憂臨朝嘆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
者乎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
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何任臣
當聽臣自任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
鼓行而西臬陛下威德醜虜不足滅矣帝許之乃以
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謂不宜橫設賞募帝勿聽隆
募限要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申

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固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
令與隆忿爭隆曰臣當忘命戰場以報所受武令乃
以魏時朽仗充給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因聽其選
并給隆三年軍資隆遂西渡温水虜樹機能等衆萬
許乘險遏隆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
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且
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
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
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

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射
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言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京也
乃假節宣威將軍

魏主嗣問于崔浩曰劉裕伐姚泓克乎對曰克之嗣
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
舊業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栢玄復
晉室北擒慕容超南梟盧循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
是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錯亂風俗勁悍
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

留兵守之適足爲寇盜之資秦地終爲國所有嗣笑
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
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
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

琅琊王道子執政恃寵驕恣帝浸不能平欲選時望
爲藩鎮以潛制之問于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
殷仲堪何如雅曰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于
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且幹略不長若委
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爲亂階矣

帝不從

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石勒欲先遣使以觀察之
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故事張賓曰王浚假三
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將軍威聲震
于海內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後雖奇
略無所設也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
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等多贗珍寶奉表推崇浚
爲天子浚大悅以勒爲信勒募兵戒期將襲浚而懼
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後患沉吟未發張賓進曰夫襲

國當出其不意今戒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
乎勒曰然賓曰彭祖之據幽州惟仗三部今皆離叛
是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飢儉人皆蔬食甲旋
寡弱是則內無強兵以禦我也此宜應機電發不可
後時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寔讎敵若修牋與琨
送質請和琨必欣于得我喜于浚滅終不救浚而襲
我明矣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于是輕
騎襲幽州以火宵行明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
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塞街巷使兵不

得發也勒途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讓而斬之
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
以爲不可惟左僕射孟昶參軍臧熹以爲必克勸裕
行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汴留船艦
輜重步進至瑯琊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
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惟無
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
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
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
諸軍保之

蕭衍移屯漢南甲寅東昏侯遣寧朔將軍吳子陽陳
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口六月西臺遣衛尉
席闡文勞蕭衍軍齊蕭穎胄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
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
請救于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荆雍
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
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捨
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

欲以三千兵往取潯陽彼若懼然知機一說士足矣
脫距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
可西陽武昌取之必得然既得之後卽應鎮守欲守
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土者
以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
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陷諸城相次
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旣拔席捲沿流西陽武
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
事欲清天步况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
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于天下彼未能
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卿爲我白鎮軍前
途攻取但以相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借鎮軍靖
鎮之耳

高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昂趣上洛竇泰趣潼關
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
曰賊倚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
泰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竇泰常爲前鋒其下多銳
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

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脫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壩上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渡不過五日吾取寶泰必矣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至小關寶泰猝聞軍至自風陵渡河宇文泰擊破之士衆皆盡寶泰自殺傳首長安

西魏

韋孝寬鎮玉壁念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

掠居人阻斷河路而地入于齊孝寬欲當其要處置

一大城乃于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卽畢彼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劊手二日魏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爲辦矣乃令築之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言

回鶻引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塞下傳言且入寇李吉甫曰回鶻能爲我寇當先絕和而後犯邊今不足

虞也因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候十一區以通緩急發夏州精騎五百屯經略故城以護党項而已既而果邊吏妄言

李師道怙強裴度密勸帝誅之乃詔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會田弘正致討弘正請自黎陽合諸節度兵宰相皆謂宜裴度曰魏博軍度黎陽卽叩賊境封畛比聯易生顧望是自戰其地弘正光顏素少斷士心盤桓果不可用不如養威河北須霜降水落絕陽劉深抵鄆以滎陽穀則人人殊死賊勢窮矣上曰善詔弘正如度言弘正奉詔師道果擒

憲宗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貞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嘆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慣習不以爲非况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卽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

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結助雖茂昭有請亦恐非誠所以然者今國家使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爲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于國體豈可遽休須應興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矣今江淮水潦公私用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上密問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承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以離其勢并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爲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爲辭况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他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示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聽命于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以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

可失如何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于反掌故諂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至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謀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順逆之理

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爲憂患可勝道哉田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于今用兵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

征討臣願舍恒冀難制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
恒易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南北之役
旣興財力之用不足倘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恩德
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處分以收鎮冀之心坐待
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旣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
表自訴八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真定宣慰承
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
州以明懇款

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募軍中請襲節度上以薛平
爲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丞相議魏博事
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
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亦以爲
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
將不使專在一入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
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
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
購賞旣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
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

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圖矣今懷
諫非天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
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然則向日分兵之策適
足爲今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
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隣道所惡莫甚于
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爲隣道所虀粉矣
故臣以爲不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

蕭銑據江陵詔李靖安輯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夔
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
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
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塞耳倉卒召兵無以
禦我此必擒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
其荆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蕭銑之罷兵營農也纔
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
之外道途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
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
不若且駐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
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

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慄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銳衆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窺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

史思明乘勝西嚮李光弼敦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誦之以計然軍無見糧危徧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後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荅王承宗叛劉濟令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必命我伐

之趙且大備我奈何裨將譚忠欲激濟伐承宗疾言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尔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合胡而事趙也燕其爲子謹護北疆勿使子復挂胡憂而專心于趙此亦燕之功也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比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一旦

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必備燕

李絳在唐憲宗朝值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勸李吉甫請興兵討之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

兵少力微勢必不成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圖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然則向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士馬以須後救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于軍中者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恐其麾下聞而效之以取朝廷之賞亦恐懼爭爲恭慎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旣而田懷諫幼穉軍政皆決于家僮蔣士則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田晨興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爲留後興驚仆地久之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于外冬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詔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

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于下非出于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矣上竟遣中使如魏博宣慰李絳復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乞明旦卽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從之乃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興感泣流涕士衆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沾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太多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哉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卽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克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

失色嘆曰倔強者果何益乎

徐敬業反問計于軍師魏思溫對曰公既以太后幽繫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天下指日定矣敬業曰不然金陵負江王氣尚在宜先并常潤爲霸基然後鼓行而北思溫曰鄭汴徐亳士皆豪傑不願武后居上蒸麥爲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業不從使敬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而自引兵擊潤州下之思溫歎曰兵忌分敬業不知席捲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爲矣

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悉遣使者奉獻太宗詔文泰使人厭恒紇干迎之魏徵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供擬不能具今又加諸國焉則瀕塞州縣以乏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邊人爲之利若賓客之中國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尉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蔽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

突厥部衆離叛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書李靖爲定

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于是帳部皆恐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北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沙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喋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澡吾渭水之耻矣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欲候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

勣會白道相與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遣前鋒二百騎乘霧而行去其牙七里乃覺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部家震潰唐儉脫身得歸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子壘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

寶相擒以獻于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

李光弼進圍懷州史思明來救光弼再逐北思明見
兵清河聲度河絕餉路光弼辟野水渡旣夕還軍留
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月萬人敵也賊必
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
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月日光弼野次爾以鐵騎
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月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
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月謂
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

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
軍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
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
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功日月懼死不降何待
高暉材出日月之右降者見遇二者得不思奮乎
李晟之屯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熒
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
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
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

經世珠璣 卷八
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吾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

晉王存勗大敗梁兵梁兵亦退周德威言于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于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于守城短于野戰吾所恃者騎兵利于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城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

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寨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

郭崇韜鴈門人莊宗卽位拜崇韜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大敗莊宗問計崇韜崇韜曰彥章圍

經世瑣錄 卷八
我意在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千據下流築壘于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旣分其兵乃可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宜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來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于博州東晝夜督役果六日而壘成彥章引兵到莊宗迎擊大破之

周世宗親征淮南是時江南李璟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將

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

千與鄆暉遇于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會翊日再出太

祖兵聚關下且虞鄆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

學究音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

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

究曰皇甫暉威名冠東北太尉以其與已如何曰非

敵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已如何曰非其比也學

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敗畏其出兵

所以問計于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整軍再來

雖奇計亦險地也倘其有備奈何古來成敗有天意焉

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為勝轉禍為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新敗之時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心不為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若彼來目整軍而出不可為矣太祖大喜即下令誓師夜出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墾果不為備奪門以

入城中大亂自蹂踐死亡不計數遂下滁州

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契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如其請蘇頌曰事未可知倘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撫戢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

張浚與趙鼎同志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相得甚歡人知其將竝相史館校勘喻樗獨曰二人宜且同

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將背戾矣

中書侍郎何臬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強敵胡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爲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據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

治軍旅或有警急卽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郡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爲羣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不復北顧如安國言

吳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卻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耐吾

常以長技洞重甲于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于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于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

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爲所部卒劉晔所逐掠德安軍破漢州張浚方會僚屬報至飲燕如故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召上官正謂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請出兵北至方井營遇賊破之必矣正受教行至方井果遇一

戰斬肝首餘黨悉平衆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兵迴有以首級求賞者公曰當奔突之際豈暇獲首必戰後剪來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爲先鋒者皆中傷破體主帥令付營將理矣公命悉昇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于是軍情相顧歡躍

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欲與之呂夷簡不可后曰適已微許矣不與恐生怨奈何公曰但以臣不肯拒之既而后語其使曰意非不欲應但呂相公堅執不可

耳使人無語而去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
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卽爲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公在
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
命如此誥誓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
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
之詞矣

元昊掠鎮戎軍偏將劉繼宗逆戰不利詔下切責衆
議攻守二策求中決韓琦馳驛奏闕下上許用攻策
已而執政以爲難公獨上章曰元昊精兵不出四五

萬餘皆婦女老弱舉族而行我四路之兵不爲少分
戍數十城寨彼聚而來故常衆我散故常寡相遇每
不敵是以元昊能勝今不究此失乃畏賊大過以二
十萬重兵惴然守界壕不敢與虜角臣實痛之願更
命近臣觀賊之際如不可不擊則願不疑臣言奏雖
未下知兵者以公言爲然出按屯至涇原聞元昊乞
和公諭諸將曰無約而降者謀也宜爲備遽調兵兵
未集賊果入鈔山外公指圖授諸將曰山間狹隘可
守過此必有伏或致師以怒我或爲餌以誘我皆無

輒出待其歸且墮也邀擊之而裨將任福王仲寶犯
小勝數違節度公檄之曰違節度有功亦斬福猶進
兵遇伏遂戰死疾公者乞置公大罪後大帥使收餘
兵得檄福衣帶間封上之朝廷知罪在諸將止左遷
右司諫知秦州

治平中夏國汎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
也時太常少卿祝諮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
丞相韓琦琦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
事第云授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

飲食而不及它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
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某辭折及宴果及十
事凡八事正中公料夏人竦服

趙元昊欲叛爲嫚書求大名張方平謂朝廷自景德
以來旣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
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
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舍垢匿瑕順適其
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
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于必叛而兵出無

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彼必勝之道也方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方平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爲出于姑息遂決計用兵天下騷動方平又獻平戎十策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爲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呂公著拜御史中丞入對上語及西陲事公退而奏曰惟當修嚴武備來則應之以逸待勞若臨遣大臣張皇武事或議深入或求奇功皆非國家至計潰皆如公所料

王雲出使遣人回奏大金欲得十六字徽號及玉輅袞冕儀物之類且云不復索三鎮朝廷釋然解憂欲推尊侈大爲不可加之語以崇奉之乘輿上服徑推軌出境以爲屈已愛民社稷大計當如此曹輔獨以爲寬憂于一時移禍于異日將使天地易位神民失歸逆行倒置有不忍言何則旣與以如是之名彼將緣名而責實旣與以如是之器彼將緣器而致用一

經世珠璣
二年間或以觀兵較獵或以省方巡狩爲名悉其國衆進壓我境侈辭大意以號令我自謂據域中最大臣妾海宇當是時能俛首聽之乎抑猶有以卻之也却之則強弱不敵其禍甚于前俛首聽從則天地安得不易位神民安得不失歸乎又引魯仲連却帝秦之說爲証累千餘言此大略也

金亮寇江朱倬陳戰備應三策且謂兵應者勝上曰卿所言三策甚當虜勢浸迫又策虜三事上焉者爲耕築計中焉守備下則妄意絕江然臣謂多從下策可無患焉旣皆如倬所料

辛次膺嘗奏竊聞韓世忠將自楚州移軍鎮江臣知朝廷之慮有三一則山陽四面阻水澤遂成孤軍斗絕之勢二則虜以輕騎臨維揚精兵出盱眙侵軼鎮揚州世忠腹背受敵三則車駕駐建康必欲營壘相望成犄角之勢故以輕兵居淮重兵守江絕奔衝之患然臣區區復有可慮者五夫虜所未敢輕進者正以世忠之兵爾今望風退舍敵得以窺伺此其不可一也昨遣諸將戍淮甸築城運糧勞費不貲今若遽

歸前功俱廢深池堅壘寇必保焉此其不可二也而
淮州縣恃大軍以無恐今遽聞引軍而南則人不奠
居必復散徙是自棄兩淮之地以予敵此其不可三
也國家鹽利歲入千萬皆在通泰非淮楚大兵屏蔽
必不能保此其不可四也今旣以江左爲根本而不
備兩淮是撤藩籬以誘寇此其不可五也况今山陽
襄漢兩軍如吾兩翼遽自折其一可乎

朝廷出師渡淮宣撫胡公亦被旨乘機進討乃以攻
取之事屬吳璘受命出秦隴往別宣撫胡問方略安
出璘曰某當以三鎮破虜人皆莫測所謂時虜統軍
胡蓋習不祝合軍五萬營丁劉圜胡善戰習善謀皆
虜之老于兵者且據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下
謂我軍不敢輕犯璘揣知其情因直告曰明日請戰
賊聞之笑是夜璘率諸軍銜枚涉渭令曰近賊營方
得舉火未至里所萬炬齊發出虜不意虜震駭倉卒
備戰我軍已成列有聞虜酋以馬撾敲鐙曰吾事敗
矣璘猶策習不祝有謀必謂我趨戰欲速不肯徑出
胡蓋恃其勇宜可挑取乃遣輕兵嘗之胡蓋果勒兵

與我軍鏖擊數十更休迭戰適及我三陣戰急大將
有請曰虜居高臨下我戰地不利宜少就平曠以致
其師可勝璘叱曰如此則我走而虜乘我矣虜今潰
毋自怯璘輕裘駐馬陣前麾軍殊死戰三陣而虜力
果憊卒如璘言璘經略大舉進圍臘家城將破陝右
州郡以次納書降而講和之詔下遂班師

吳璘爲利州西路帥鎮興州已久上親御宸翰賜璘
以守邊安靜加拜太尉著兵法二篇上篇兵要下篇
陣圖大略謂虜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

之長虜之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吾當
集漢蕃所長而兼用之故制其騎則有分隊分陣之
法制其堅忍則有更休迭戰之法制其甲曰勁弓強
弩制其弓矢曰以遠尅近以強勝弱其說甚備其法
循環用之可至于無窮至于陣法有圖無書焉

吳璘策虜必再爭德順乃亟馳赴城下德順之東曰
東山北曰北嶺東山小而可守下瞰城中北嶺形勢
延接實控扼之地璘至則連營北嶺掘重濠築壘開
戰道益爲不可犯之計且指視諸將以虜他日所營

已而虜果大至合完顏悉烈等兵十餘萬正營所指之地有會先引輕騎數千出視東山去巢穴稍遠擊之狼狽趨營既乃大開壁出師苦戰自旦及晡虜敗先退入壁自是遂堅守不動悍酋豁豁萬戶復請精兵自鳳翔來援初我一軍當北嶺下傳城下寨虜騎可以馳突璘下令夜移入城將士不知所謂頗有口語既而虜果合兵大出直至其處已無所得則數萬騎謹譟城下意甚自得璘命偃旗臥鼓士無敢誼諸將請戰不應迨日仄虜氣已惰令諸軍忽鳴鼓將趨

其營虜大駭復亟走壁遣諸將追襲敗之當時非先徙城下之營則虜幾得志時虜既堅守不輕出令列陣城下調虜虜閉營則就以其陣移上東山築堡以守時雨雪天大寒凍不可入則燒土而掘之連夜堡成甫築畢虜兵大至極力爭之殺傷幾半諸將益嘆璘之多算不可及也虜自是失三路形勢糧運迂險難合喜親提河南陝右兵而連敗亡失益衆尺寸不能進我斬馘築爲京觀者彌望而又東山橫其衝北嶺宰其後二路糧食皆我有我出兵要虜糧道虜遂

艱食失東山堡時猶曾有終夕悵恨者虜旣技窮度不可與我爭則潛軍水洛開道隴山以示我出奇實亦自便歸計璘乃部置諸將分屯要害且益出蜀口之師分德順兵整陣內外相合以蹙虜時虜中亦相驚曰東南天兵至矣

王旦爲相時曹瑋知秦州懇乞求解帝問可代者且薦李及衆皆謂及非守邊才本州將吏亦輕及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釵者及方觀書亟命斬之觀書如故楊億聞之具道其事與旦旦曰禁軍戍邊白

晝爲盜固當斬也烏足爲異旦之用及但以及必能謹守瑋之規摹而已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曹瑋爲邊將常出戰小捷虜引去瑋偵虜去已遠乃緩驅所掠牛馬輜重而還虜聞瑋逐利行遲師又不整遽還兵來襲將至瑋使諭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

我不乘人之怠請休憇士馬少選決戰虜方甚疲皆欣然解嚴歇良久瑋又使諭之歇定可相馳矣于是各鼓軍而進大破虜師因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以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小憇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浙東賊裘甫作亂以王式爲觀察使討平之諸將請于式曰公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徒驚士民耳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宜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建隆中曹彬潘美統王師平江南二將皆知兵善戰曹之識慮尤遠潘所不逮城旣破國主李煜白紗衫帽見二公先見潘設拜潘荅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附語曰介胄在身拜不及荅識者善得其體二公先登二舟召煜飲茶船前設一獸木板道煜嚮之國主

儀衛甚盛一旦歾登舟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翼而登焉既一啜曹會李郎辨裝詰且會于此同赴京師未曉如期而赴焉始潘甚惑之詎可放歸曹曰船邊獸木板尚不能進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焉能取死衆方服其識量

即此以見大耳然世亦有怯于小事而勇于大事者觀人不可不一例也

李元礪數敗官軍于江西勢益熾江西帥李珣漕使王補之議平之而各持其說運司幹辦李燾曰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有司貪刻者激之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民矣帥曹曰幹辦議是

誰可行者燾請自往乃駐兵萬安會近洞諸巡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辯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

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諭樗謂鼎曰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敵情益驕義不更屈故贊上行耳事之濟否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張浚于福州

夏使來詔訪以待遇之計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絕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又有後悔爲當奈何呂大防言夏本無能爲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款者豈料我急于議和且今使者到關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以觀厥意足以泄情僞矣錢若水陳備邊之要有五一日擇郡守二日募鄉兵三日積芻粟四日革將帥五日明賞罰何謂擇郡守令之所患患在戰守不同心望陛下選沉厚有謀諳邊事者任爲邊郡刺史今兼沿邊巡檢許召勇敢之士爲隨身部曲廩贍不充則官爲支給然後嚴亭障明斥堠每得事宜密相報示寇來則互爲救應齊出討除寇去則不令遠追各務安靜苟無大過勿爲替移倘立微功就加爵賞如此則戰守必能同心敵人不敢近寨矣何謂募鄉兵今之所患患在不知敵情望詔逐州沿邊民爲招收軍給與糧賜蠲其賦租彼兩地之中各有親族使其懷惠來布腹心彼若舉兵此必預知苟能預知則百戰百勝矣何謂積芻粟今之所患患在困民力望陛下令緣邊各廣營田以州

郡長官兼其使額每歲秋夏較其課程立旗鼓以齊之行賞罰以勸之仍縱商人入粟緣邊倘鎮戍有三年之備則敵人不敢動矣何謂革將帥今之所患患在重兵居外輕兵居內去歲傅潛以八萬騎屯中山魏博之間鎮兵全少非鑿輅親征則城邑危矣望陛下慎選將臣任河北近鎮仍依舊事節制邊兵未能削部署之名望且減行營之號有警則暫巡邊檄無事則却復舊藩豈惟不啟戎心况復待勞以逸如此則不失備邊之要又無舉兵之名且使重兵不屯一

處進退動靜無施不可矣何謂明賞罰今之所患患在戎卒驕惰臣自知府以來見衛侍殿前兩司送到邊上亡命軍卒人數甚多臣訊之皆以思親爲言此蓋令之不嚴也平時尚敢如此况臨大敵乎望陛下以此言示將帥俾申嚴號令以警其下古人云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又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臣嘗聞郭進出鎮西山太祖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亦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未嘗少劔陛下能鑒前日之事卽今日

之元龜也

宋注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

劉豫揭榜山東妄言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得而上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謗上未許趙鼎曰益事誠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略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浚意

未決鼎曰自古欲去小人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闇恐人若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責輕必不致力營救而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復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浚乃服

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夫獲其母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呂端疑謀大事邀謂準曰上戒君勿言于端乎準曰否端曰邊鄙

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
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于保安
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少
緩之端將覆奏入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
願分我一盃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
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
結冤仇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如何端曰以臣
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
卽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毋生死亡之虞
王戈矣太宗拊

驛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卽用其策

楊云爲寇岳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
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
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
必善遇我遂降飛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
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
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
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
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所可易言益慚

而止黃佐襲周倫若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會及浚
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待來年議之飛曰已有
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月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
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
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
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
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
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旣降賊腹心
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

耳欽說全琮劉銑等降飛詈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
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
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
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水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
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
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
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
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臯擒斬么飛入賊
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若慰撫之縱老

猶歸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汝嘆曰岳侯神算也

狄青伐儂智高令孫沔余靖兩將之兵自桂州次賓州青以張忠楊侻皆輕敵取死軍聲大沮前戒諸將毋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爲陳曙恐青獨有功乘青未至以步兵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其下殿直袁用等皆戰敗遁歸知邕州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靖曙皆來迎謁青悉集將佐于幕府立陳曙于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二十二人皆斬之諸

將股栗不敢仰視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惟蘇緘在某所使械繫上聞于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按兵不動下兵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元帥已奪

毘輪矣初賊謀知青宴樂不爲備是夜大風雨青率
兵半夜時度毘輪關旣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
也彼謂夜半風雨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
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于歸仁舖青登高望之賊據
坡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于後蠻使驍
勇者執長鎗居前羸弱恣在其後其前鋒孫節戰不
利而死將卒畏青令嚴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執五
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槍之後斷蠻軍爲三旋而
擊之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部馬二千出賊
後交擊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
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鎗
立如束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
藉死賊遂大潰智高果焚城遁去

張江陵語督撫曰板升諸逆悉除固爲可喜但此時
只宜付之不知不必通意老酋恐獻以爲功又費一
番濫賞且使反側者益堅事虜之心矣此輩正宜置
之虜中他日有用他處不必招之來歸歸亦無用第
時傳諭以銷兵務農爲中國藩蔽勿生歹心若有歹

心卽傳語順義縛汝獻功矣然對虜使却又云此輩
背叛中華我已置之度外只着他耕田種谷以供虜
食有犯法生歹心任汝殺之不必來告以示無輕重
之意此中大有計策但可默喻不可令那吉知也
嘉靖十六年阿向與土官王仲武爭田構殺仲武出
奔阿向遂據凱口圍爲亂圍墜十餘里高四十丈四
壁斗絕獨一徑尺許曲折而登山有天池雖旱不竭
積糧可支五年變聞都御史陳克宅都督僉事楊仁
調水西兵勦之宣尉使安萬銓素驕抗不法邀重賞
乃行提兵萬餘屯圍下相持三月仰視絕壁無可爲
計者獨東北隅有巨樹斜科偃蹇半壁間然去地二
十丈許萬銓令軍中曰能爲猥獠上絕壁者與千金
有兩壯士出應命乃鍛鐵鉤傳手足爲指爪人腰四
徽一劍約至木憇足卽垂徽下引人人帶銃砲長徽
而起候雨霽夜昏黑不辨咫尺時爬緣而上微聞刺
刺聲俄若崩石則一人墜地骸骨泥爛矣俄而長徽
下垂始知一人已據樹乃遣兵四人緣徽蹲樹間壯
士應命者復由木間爬緣而上至圍頂適爲賊巡

者鳴鑼而至壯士伏草間俟其近揮劍斬之鳴鑼代
爲巡檄者賊恬然不覺也垂徽下於樹間人樹間人
復引下人纍纍而起至圍者可二三十人便舉火發
銃砲大呼曰天兵上圍矣賊衆驚起昏黑中自相格
殺死者數千人奪徑而下失足墜崖死者又千大黎
明水西軍蟻附上圍克宅令軍中日賊非鬪格而擅
殺及黎明後殿者功俱不錄自是一軍解體相與賣
路走賊阿向始與其黨二百人免圍營一空焚其積
聚乃班師而以三百官兵戍圍月餘阿向復糾爛土

黑苗襲圍盡殺官兵克宅欲勒兵勦之時田成以按
察僉事飭兵思石聞之乃獻書于克宅曰凱日餘孽
復肆猖狂竊料今日賊勢與昔殊科攻伐之策亦當
異應往者一二梟獍負其窟穴草竊爲姦者皆內儲
糗糒外翼黨與包藏十有餘年迺敢陸以延月
今者諸賊以亡命之餘憂在溝壑冒萬死一生之計
謹呼而起非有旁寨渠會通謀結納擁羣醜以張應
援也守彈丸之地踰伏其中無異甕缶糲升斗之糧
躡尺五之道束腓而登無異哺穀非素有紅粟朽貫

積之倉庾廣蓄大豕肥牛以資擊剝也。今此二者爲必敗之形而欲攝枵腹張空拳睥睨以前以膺豺虎是日刀鋸之魂不足慮也。然竊聞之首禍一招而令者三四百人課其十日之糧亦不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逾旬不餒者無乃有間道捷徑偷輸潛輓以給其中者不然何所恃以爲生也。夫蠻阨夷落之地爭異中原譬之禦寇于洞房委巷之中搏擊無所爲力故征蠻之略皆廣列伏候扼險面趣高四塞以困之謂之得地。若我遇其險而彼乘其高順逆強弱之

勢已懸倍莠是以諸賊雖微亦未可以壽食屠剪也。惟在據其要害斷其芻粟之塗重營密柵勤其間覘嚴譬而居勿與角利使彼進無所乘退無所逸遠不過一月而羸疲之尸稟磔麾下矣。若夫我軍旣固彼勢益孤食竭道窮必至奔突則潰圍之戰不可不鏖也。相持旣久觀望無端我忽而衰彼竄而銳或晨昏惰臥刁斗失鳴則劫營之虞不可不示旣周

奸謀益窘必甘辭納款以丐殘則雖可妥帖他日必復萌生。以招撫之說不可也庸宵人徃于



原件短缺

P70以后缺

詭道欲出其不意以徼一獲彼既鑒于前車我復襲其故轍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偷匪之策不可不距茲數者雄略必有成算而疏腐之識敢效區區者休戚同情不敢避越俎之嫌也至于事平之後經畫猶煩夫凱口雖微亦犂犴之巨柅也崇山密箐磴道迫脅兵不得橫鉅人不得竝躅乃遣一二渺小之官提數百不練之卒星散其間豈能持久往者爐山之變亦甚縱橫幸蒙前例刊木鑿竇夷其險棘開屯設所經營數年始得寧謐則今日凱口之議似不當出

爐山之下也土官王仲武始以綿弱失其疆場頃蒙上官之力以保宗祧雖百口捐軀猶難報稱迺今哄然而稱逆者固其部落之遺也既不能宣布德化俾彼投戈又不能率其左右心腹之雄先鋒効力是爲夫職之臣與叛逆無異若復仍其名位錫之土田是右姦而獎亂也竊論此人嘗隸爲削籍移其族屬編之戢伍開設縣治衛以軍屯若以勢有不行法姑稍假亦當暴其罪逃聲諸方儆重加懲罰庶威振恩覃協人心而伸國法也克宅閱書不

軍賊渠

圖書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